



一旦自然力量作为变量介入历史，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尺度上将让发生在人类内部的最重大的战争史或政治史都显得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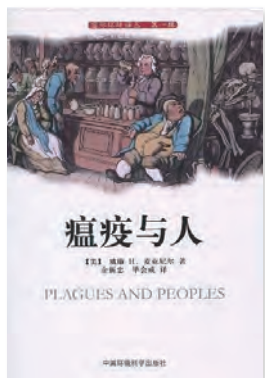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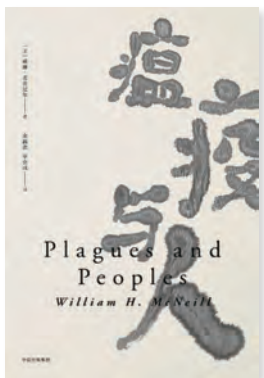
明扩张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就是文明病。征服印第安人的主要不是火药长枪，而是西班牙人随身带去的天花。天花在旧大陆已产生抗体，借用麦克尼尔的术语就是已经稳定为“文明病”，但为新大陆首次接触。正是这一事实注定了新大陆的命运。就在阿兹特克人初战告捷之时，天花在其首都墨西哥城的肆虐却制造了十室九空的“悲伤之夜”，根本上瓦解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意志，使科斯特兵不血刃地入主了墨西哥城。1525年前后天花疫情进一步蔓延至印加帝国，染病身亡者塞谷盈野，恰在此时闯入的皮萨罗根本不曾遭遇真正的抵抗。显然，相较于士兵的入侵，病原体的入侵才是决定性的，而第二种入侵在印第安人的认知世界里，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解读：这是神祇间的战争，而且对方的神祇无可置疑地战胜了自己的神祇。这样，在西班牙人如有神助的进军面前，纷然倒下的不仅是染病的身体，更是围绕古老印第安神祇的宗教、祭仪和特定的道德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瘟疫的裙带关系并非只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即将战争比喻为瘟疫，而是战争的打击经常与瘟疫的蹂躏并辔而行，并且掩盖瘟疫的后果。

在麦克尼尔写作《瘟疫与人》的1976年之前，自然力量或自然界通常被理解成人类社会的环境，人类在其中演绎自身历史的先在的结构框架，一种起点性的不变量；或者被隐喻为人类历史的舞台，各色人等在其上穿梭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



《水浒传》的第一回，就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

《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的两版书封。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译者：余新忠 毕会成。



但舞台本身并不介入剧情。麦克尼尔通过引入瘟疫的视角，则表明了，一旦自然力量作为变量介入历史，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尺度上将让发生在人类内部的最重大的战争史或政治史都显得微不足道。比如，历史学家经常困惑于古代印度何以能在极度碎片化的文化—政治结构关系中还能长期免受外来的入侵。麦克尼尔指出，当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6年试图突破西北隘口——印度唯一的对外陆路通道——时，他的军队哗变了，热带病在防守这一隘口上比任何军事设施都更有效。次大陆的国际关系史根本上取决于入侵者的进攻力量与热带病的